

同文
原版

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

人部五十一 品藻 名譽

品藻一

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老子曰知人者智 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則不肖人得矣 韓詩外傳曰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士矣 又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

品藻二

原家語子貢曰陳靈公君臣淫於朝泄治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治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亡益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也 又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取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謠言得罪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鄴寄遊說以誦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効優劣明矣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爲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 典略曰彌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邪又問曰當今誰復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孟嘉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彌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及見戩歎曰所謂劔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戩故

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世說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又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懷 又曰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懷懷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人 又曰王濟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璿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晷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又曰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

僧人物志曰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僧達跳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壞之僧虔累十二博棋子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笑曰僧達爽俊當不減人然恐其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得高位已而皆如其言 又曰王僧虔退黜少文雅與素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 又曰後魏游雅稱高允曰余與高子處四十餘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且內文明而外柔順必爲一代名臣 潛確類書曰朱异器宇宏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難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唐書曰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元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又曰李靖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 又曰太宗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又曰裴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

王勳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 又曰張昌齡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更舉進士與王公

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又曰姚崇問紫微舍人齊澣曰子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

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

宋史曰李穀號能知人李昉嘗爲穀記室穀曰子他日官祿當如我昉後至宰相周顯德中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未幾卒 又曰太宗嘗謂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又

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人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子即弼也 人物志曰張詠登太平興國八年第嘗曰吾

榜得人最多謹重雅厚無如李公沆深沉有量無如王公旦面折廷爭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任則詠不敢辭 宋史曰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爲文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 又

曰若水有人倫鑒見王旦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 又曰楊億稱章得象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閔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 人物志曰夏竦仁宗

朝舉制科有老宦者曰賢良他日必大用以吳綾手帕乞詩竦題云殿上袞衣明日月現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凝之歎曰真宰相器也 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隱廬山之陽歐陽脩與公

同年高其節賦廬山高以美之中有丈夫壯節似君少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爲作壯節亭記蘇子由稱其冰清玉剛廉潔不撓凜乎非今世之士張耒云文章似司馬談還而談還無其氣節風節似疏廣受而廣受無其文

學 又曰王珪字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惜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又曰張方平守宋都日富弼自貶所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知

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

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又曰豐稷字相之相之所薦士如陳瓘陳師錫鄒肇輩皆知名當世人服其藻鑑

又曰陳瓘字瑩中徽宗時以論蔡京曾布貶居合浦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 金史世宗嘗謂侍臣曰李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又曰仲略健吏也

又曰董師中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詵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

元史曰太宗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耶律楚材曰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高麗使者來朝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此人乎皆對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朕亦度必無此人

又曰竇默謂世祖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 又曰安童

木華黎四世孫其母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

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又曰世祖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

孟頫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

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邪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附勢取容李布

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又曰世祖與侍臣論文學之士曰趙孟頫唐李太白宋蘇子瞻之流也 明

紀事本末曰太祖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

祖太祖曰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

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又曰太祖一日問陶安曰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

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 又曰太祖欲以

楊憲爲相問劉基基素與憲厚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今

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福淺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小憤耳將債轅而破犁上曰吾之相無

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

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獻徵錄曰成祖嘗手書大臣蹇義等十人名授解縉曰汝疏其人品縉對曰義天資

質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辯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

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慙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末驅僧之心 又曰天順間國子祭酒陳詢致仕去吏部請以禮部侍郎李紹兼領之上謂王翱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翱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於上如此 明紀事本末曰于謙自少骨相異常僧蘭古春見而異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 又曰陳獻章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大司馬劉大夏在廣東時獻章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得也後歸居東山草堂吳司空廷舉云憂民如有病對客似無官公之謂也林司寇俊稱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方國能處大事如子明 又曰陳伯獻嘗稱兵部尚書林瀚曰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非意相于者即之始知其寡然不可犯也 又曰世宗登極極用廷臣薦陞楊廉南禮部尚書進大學衍義節略上以忠愛褒之引年益力得溫諭以歸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劉晦菴嘗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劉君敬謂公在諫垣章奏剴切南科年來重如九鼎大呂以有公也林希元謂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漢唐王陽明稱公為君子有用之學

品藻三

原水鏡

玉人 東陽記龍德公嘗謂諸葛孔明為傲龍龐士元為鳳

髯絕倫

穉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亮

倫問起人

才誰比亮答曰孟起兼資文武書王敦人衡所為至烈

髯絕倫

穉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亮

族爰問道

訓著生三輔仁義之俗不扶為先也

髯絕倫

穉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亮

人少惡人

多不美其言則聲名不足為先也

髯絕倫

穉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亮

門徒得其

半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髯絕倫

穉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亮

致遠謂全

統御好施其名以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子時之佳

髯絕倫

穉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亮

吳使趙咨

於魏文帝問吳主何等主劉曰聰明仁智略之主下是其惟風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髯絕倫

穉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亮

通身不礙

三反也

髯絕倫

穉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亮

理身不礙

三反也

髯絕倫

穉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亮

輒言佳

各有蔽

髯絕倫

穉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亮

曰如御新言亦復佳荀子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用而不知德慎子蔽于

法而不智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淳熙書昉史部侍郎高孝基詩知山時房孝行應規表曰僕謝覽高才遠識見勸此即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

江左夷吾當代子房皆書南漢時經能未舉溫濟以為憂及見王導與諸友遊眺西湖酒酣放言曰後十

年有王者出我當輔之眾皆不信惟薦士各有品目獎目皆為名士有品目度李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

蜀人趙天澤奇之曰當代子房也皆為名士後進為已任如李陽功曹馬門第人文皆第一宦官宮妾不

風節大較似之人物志唐蕭穎士以推引後進為已任如李陽功曹馬門第人文皆第一宦官宮妾不

皇甫冉呂謂等數十人自經發目皆為名士後進為已任如李陽功曹馬門第人文皆第一宦官宮妾不

知名問唐書李素曰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嘗歎之曰卿門第素曰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嘗歎之曰卿門第

下得之矣廊廟器卿相材也唐書張行成少師事博大有名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曰卿相材也

傑師服王曾唐書伏仁傑之入相也妻師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仁傑曰師德知

論近世宰相獨我為其所包容矣宋史韓琦子儀社稷臣王旦宰相器唐書杜稷之臣也宋史翰林學士

錢若水號知人當見王旦曰本朝則師服王曾子瞻大器宋史文彥博在朝契丹使者來聘蘇軾奉詔館客與蘇

遠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線賦中制科英宗神宗嘗書何樂二子姓名於街海內奇才江南夫子蘇軾

為天下用要在政事何瓊文章葉濤屏曰政事之才何瓊文章之才葉濤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

朝延培養之耳王榮今世李白唐書蘇晉作八卦論奇類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榮也決其必貴稱其遠到

王榮今世李白唐書蘇晉作八卦論奇類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榮也決其必貴稱其遠到

少孫且貧李常曰決貴無疑也蕭嵩謂中書舍人時崔尉王丘許幹皆有以萬少學術不以輩行許也

其遠到

品藻四

原璞玉渾金晉書王戎曰山濤如璞玉渾宗廟武庫世說裴楷目夏侯元云蕭蕭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鍾

若登山臨下金人皆飲其寶莫知其器李邕如干將太無皐白與後漢書南尹曰散錫王湛名知人

然深遠矣但虞傷缺莫耶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得孝廉後漢書南尹曰散錫王湛名知人

白韓昭伯曰國武子好昭人過之必致怨客遙見種焉異之還白曰為得孝廉後漢書南尹曰散錫王湛名知人

笑曰當得山澤隱帶酒洛陽吏耶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故即召焉遂舉孝廉

龍躍鳳鳴
 石現事又類聚熙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之梁兒之以朝官通判明州道入而常所用遇
 倉卒也困然大驚是夕祭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退歸政事堂語及蘇公則一笑而曰言若鹽酒於魏主臣
 馬德宗之曹操也語至中夜賜符堅之管仲也暮情成洛之輔兩曰主謀密時之言若此也劉裕之平逆味司
 自煖世說謝安起宗一日詣東府自通爾時風寒清風拂人王又謝太傅言若此也劉裕之平逆味司
 趙簡子成祖謂曰吾聞羊瑾者賢大夫也對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不置其過每變益上苑說
 短見長景兒霍王者不解引見處士劉元所短布衣交或問所不備長於元平答海岱清士登見東海徐寧曰
 人所應有無不長問者不難解引見處士劉元所短布衣交或問所不備長於元平答海岱清士登見東海徐寧曰
 武帝不無真海岱清士南州冠冕探桑樹上與統論白晝帝時華歆與郭舉相善時號
 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勝方朔曰顏淵三人一龍我略論白晝帝時華歆與郭舉相善時號
 人敗德太平好變侯元求萬物化生不納曰太初無聲而無實才皆敗德也遠凝然不動子居外夫人使小兒擊
 實器尉茶而往簡語夫人四兒皆繫金帶但未知誰提相者吾將驗之四子居外夫人使小兒擊
 人辭寡退書王獻之兄弟優劣安曰語之安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凶人之辭多
 婦翁永清美兼諸人長韶聞晉時人語祖祖之安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凶人之辭多
 大父有梁之用才患其多晉書陸機祖祖之安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凶人之辭多
 仁人此言掩蓋之吳越之吾見其越有三善仁人此言掩蓋之吳越之吾見其越有三善
 功而後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義稱五霸為其一也貴有弗奪又武帝問趙主下惠惠有憂已曰明去國不計不問
 力而後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義稱五霸為其一也貴有弗奪又武帝問趙主下惠惠有憂已曰明去國不計不問
 二力而後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義稱五霸為其一也貴有弗奪又武帝問趙主下惠惠有憂已曰明去國不計不問

不如也明燭簡至
立功立事過之
異日秉鈞事文類聚王沂公制誥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議呂夷簡否曰不識也
立公何以知之
公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之類沂公姑應之及不可當國又密與
善李文靖為相丁尚為兩制萊公屢薦而公從容為道文不稅農器之類沂公姑應之及不可當國又密與
國乎寇如元之才相公終樂抑之乎文靖曰他日輸苑名流也文章冠世注目觀元謂其勢如斯人者果可當
翰苑名流南史揭傒斯字曼卿早有文名大德間遊湘湖文章冠世注目觀元謂其勢如斯人者果可當
疑連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江左之秀謂桓溫嘗與僚屬談會羅合後至溫問眾坐曰此何如人已唐突
文章冠世廟之器也周顯曰諸人咸以君方謂荆楚之杞梓相曰先嘗言成簡清靜周邵程朱論周邵程
西子樂廣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也
朱學之所長曰即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
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品藻五

原論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穎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
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穎頑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
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田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
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
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
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
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
穎川士雖慕忠謹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魏夏侯元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
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
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
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井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
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
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獎將使即墨荅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

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量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被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遷固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發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旣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良史也 又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然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至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現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 又樂毅諸葛孔明論曰樂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服尸流血不足爲仁若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湧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議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湜夷惠清和論曰伯夷孟子謂之爲清柳下惠孟子謂之爲和若較之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之道出擊拘之域不凝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猶龍動之謂權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一行稱故曰彼之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減蹈臣子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爲長也至於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不暇亦將有妨焉柳下惠辱身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惟吾道是存薰蕕不同河濟不雜此其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邦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寬身之仁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於與奪爲均雖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恥且衆人之難行者也和之迹疑於往而敝於今使末代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易爲者也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爲準的中庸爲基準苟不足寧終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變以矯俗爲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李德裕人物志論曰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元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其精麤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結怨關中焚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受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蓋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稱也 宋蘇轍三國論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處起而難平蓋嘗聞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掉齒牙氣力

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援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者三國之君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爲不可及也夫明歸有光泰伯至德論曰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嫌焉論語於泰伯之讓稱至德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率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觀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蓋翦商之事先儒害已辨之而論語之註蕙草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

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慕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承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心以與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於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於所未有之天下置家庭父子之愛勤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穎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適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馮從吾董揚王韓優劣論曰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淺而常合無得於道雖深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轍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茂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子以爲知言揚雄製作深奧而行事不副其作太元也衆人不好而汲汲於解嘲比之天地比之典謨比之雅頌又比之簫韶夫雕蟲之技壯夫不爲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於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於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子雲作反駁以駁之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縱其言高出蒼天大舍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兩漢以降歷魏晉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哢哢慨然以著述爲已任其立言指事一稟於仲尼故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即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或以太平十二策燻通出處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懲羹吹竇何異况獻策不報即退而講道河汾屢徵不起此其於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

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說者議其因文以見道蓋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於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絕如綫愈獨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愈上表陳言雖蒙寬斥而其志不隨其有功於吾道何如哉噫三子之文淺而於道合雄之文深而於道離此董揚王韓之優劣也周思兼八司馬論曰執朝廷之政以亂天下者小人也然亦有好奇功而不量力不幸而入小人之黨者唐之八司馬也夫八司馬之用事天下莫不以小人目之而一旦廢棄遂終其身不復齒於清議吾獨悲夫八司馬之材皆天下偉人而爲小人之所誘雖悔之而不可復洗也天子寢疾於內而佞文之徒以東宮之舊用事於外其心之邪正猶未著而一時之政亦未至於甚悖則雖當時士大夫未必不想望丰采而又持爵祿之權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感其心而奪其不從之願故雖八司馬之材亦墮其術中而不覺雖覺之而不可復叛佞文奴隸之材八司馬非不能識之而業已同之又戀戀於富貴是以不能決策而去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其材自顯於世而佞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才坐視而莫爲之言以裴度之賢不能寬馬錫之貶而楊於陵與宗元爲婣屬亦終不能少爲之助蓋疑而忌之者盈於朝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間故寧屈數人之材而不敢強人之所忌以起天下之謗八司馬之黨惟程异之材爲下而元和之末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盛於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嗚呼始以其才誘於佞文而復取忌於元和之世八司馬之才乃其所以自禍也與張采宋名臣前集論曰前集首趙普昔人有煩言然普內瑕猶著顯績若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善長惡惡短勸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蓋自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爲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即中人邂逅推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約守不保晚節者真宗以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且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總爵位故假正道以固寵上使之然爾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丰裁如馬知節魯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

孔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夷險榮辱足動蕩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譏畏讒即或時有罷遣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枉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即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瑋非李迪則秦川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籍保任則青澗不得立智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即摧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繫君相設小旁撓或呼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時度勢不能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生斯世而悠然高臥者曰惟斯世得高臥爾故朱子前後二集俱於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致若而人者又匪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遜世之心夫 又宋名臣後集論曰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皆身任宗社為世元龜其他舉聲實茂烈式昭軌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恕辭乃我則曰君心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為俟制度一新徐與論思爾故韓琦死帝自為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斤司馬光帝直視不語其待諸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非薄其才也非薄舊人而思凌越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蓋神宗弟以諸君子為無才故熙寧之罷斥猶得為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為奸邪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可不慎乎

名譽一

德行浮

德蕩行浮於名莊子德蕩於名

勿取名

可責實

文皇帝謂盧誠曰取士勿取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

震京師

動官禁

金史十四從陵人好問宇裕之

善然後有名非所當

飾非釣名

達道干譽

弘傳

下見書

震京師

動官禁

金史十四從陵人好問宇裕之

不事舉業淹貫經傳

歸田錄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

遊其聲譽

稔其名望

宋史歐陽修嘗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震京師

動官禁

金史十四從陵人好問宇裕之

人諸家子由是如聖俞名聞於官禁也

游其聲譽

稔其名望

宋史歐陽修嘗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震京師

動官禁

金史十四從陵人好問宇裕之

聖俞聲譽謂必顯於世

太宗於蘇易簡

游其聲譽

稔其名望

宋史歐陽修嘗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震京師

動官禁

金史十四從陵人好問宇裕之

揚其名望而後正台司乃先以為承旨

游其聲譽

稔其名望

宋史歐陽修嘗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震京師

動官禁

金史十四從陵人好問宇裕之

楊其名望而後正台司乃先以為承旨

游其聲譽

稔其名望

宋史歐陽修嘗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震京師

動官禁

金史十四從陵人好問宇裕之

楊其名望而後正台司乃先以為承旨

游其聲譽

稔其名望

宋史歐陽修嘗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震京師

動官禁

金史十四從陵人好問宇裕之

楊其名望而後正台司乃先以為承旨

游其聲譽

稔其名望

宋史歐陽修嘗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震京師

動官禁

金史十四從陵人好問宇裕之

實之寶
名公器也

名譽二

原為善無近名莊子見莊死名莊子伯夷死名狗名漢書賈誼傳為吏不好名又直不疑惟恐人知為吏

增李杜齊名後漢書范滂母謂滂曰汝今得與李少得名譽章句物志晉繁欽字休伯穎川人少有名譽南史

帝欲用張緒為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無惜齒牙世說謝朓好獎人少得美譽孔融曰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少有名譽南史

成無惜齒牙應共與宜稍自抑唐書劉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人上崔蘇齊名勅李憺與王

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盛名難居又建所長贊臨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崔蘇齊名勅李憺與王

實不副則名動里中又韓愈字茂貞學茂才名動里中長贊臨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

死留不求聲譽宋史李沆字直諫內志於國今始動里中長贊臨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

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體居位盛名難居又建所長贊臨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

制諸書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為非思退而有著論曰名者聖人實美得名又四

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名為非思退而有著論曰名者聖人

暗矣雖欲好之何可得耶陸下儉奮乾剛明聽斷則有悅亮直惡巧名者聖人

名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為之延譽宋白玉津表聖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卒城

大振金史歲九疇字知幾以古學自博通五經標目欽徵錄明刑部郎梁有譽與同舍郎王世貞李

切劇為古文辭唱和為樂都人士無不標目七子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